

有花开奇景, 就有吸血蚂蝗

野外生物探寻, 大约总是伴随着一部大大小小的受伤史。被茅草割伤, 被昆虫叮咬, 已经习以为常。较为严重的一次, 是在溪流中探寻生物时, 因溪流湿滑, 而不慎摔伤, 虽然只是皮外伤, 但伤口的触目惊心却让家人担心。虽然之前, 曾有只身赴云南的奇遇, 不过如果让周佳俊再次选择, 答案或许会略有不同: “前期就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要刻意地去增加野外探寻的危险性。野外探寻不是冒险,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夜间探寻, 最容易遇到的生物是毒蛇, 但除了眼镜王蛇之外, 多数的毒蛇并不会主动攻击。蛇遇见人类, 通常会有两种反应, 一是逃跑, 二是隐蔽, 因此在水边进行生物探寻就要换上厚实的高帮雨靴, 下脚的时候更要分外谨慎, 不要在无意间踩到了隐蔽处的毒蛇。食物和水要充足, 要带好信号良好的定位设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让生物探寻少了几分“野性”的色彩, 但是生物探寻的奇遇却不会因此就终止。

杭州周边的山头, 周佳俊几乎都已不陌生, 其他的地方也去了许多, 最远的旅程到过西藏。去往西藏的旅程很

不轻松, 虽然并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 但是缺氧的症状仍然明显。要前往目的地墨脱, 还要经过雅鲁藏布江上一条险峻的道路, 这条路常常塌方, 一次只能走一辆汽车, 稍不留神, 汽车还可能掉入雅鲁藏布江中。不过即便如此, 西藏墨脱仍然是生物探寻者们的朝圣之地,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处, 能比此处的垂直生物多样性更为丰富。这里的神奇, 全来源于青藏高原的隆起, 将印度洋的暖流阻隔在外, 于是形成了山上冰川, 山下花开的奇景。虽然山上温度奇低, 还伴有大风, 常常吹得脸上的皮肤都开裂了, 到了山下却又潮湿闷热, 还有比一般山林中更厉害的山蚂蝗, 就连穿长袖还是穿短袖都成了一个问题。但是周佳俊回忆起墨脱之旅时却说道: “去西藏真的很让人惊叹。山顶上是冰川, 从山顶往下望去, 能看见野生杜鹃花花海, 往山下是成片的针叶林、阔叶林, 雅鲁藏布江河谷全是石斛兰, 再往下是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 我们在林中阴暗的小路中穿行, 身边是各种各样的植物, 正在开花, 而我们身上都是山蚂蝗。”这番描述, 只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堪称奇景。也许野外生物探寻就是如此, 花开与蚂蝗并存, 痛苦并快乐着。

野外生物探寻就是如此, 花开与蚂蝗并存, 痛苦并快乐着。未来, 也许我会投身于自然教育中。带孩子去接触自然, 让他们去接触自然界美丽的物种。



等待, 只为微笑一瞬间

野外生物探寻作为工作, 已经占据了周佳俊生活中的三成时间以上, 不过作为兴趣, 仍然愿意为其花费更多的时间。周佳俊不仅喜欢探寻生物, 同样, 也喜欢记录它们最美的瞬间。不少人都认为拍摄动物, 有时比拍摄人更难, 因为动物不会等待, 错过了一瞬, 就可能错过了永远。不过掌握动物的习性却可能对野外生物拍摄有益。譬如拍鸟类的时候, 就要事先了解鸟类的活动时间、觅食习惯, 然后穿上迷彩服, 或是在鸟类的觅食处周围搭上一顶迷彩帐篷, 就更容易拍到鸟类的照片。蛇和蛙, 是比较容易接近的, 而水下拍鱼, 则需要一些手段, 用些饵料, 等待它游过来。这些知识, 可以通过查阅地方的动物志、专业的图鉴获得, 当然也可以通过网络, 但是最直接的方式往往是实践。

不过, 做足了功课, 仍有可能会错过。今年的春天, 周佳俊曾与朋友一同前往南京的中山码头拍摄江豚的照片。江豚不似海豚, 它不会跃出水面, 唯一清楚拍到它的画面只有一瞬, 便是它在水面露背, 换气的时候。最完美的画面, 是江豚将头探出水面, 此时, 它的表情就好像是在微笑。为了这一个微笑, 几乎所有人, 都挤在江边, 拿着长焦镜头, 目不转睛地对准水面, 等待江豚接近水面时若

隐若现的影子, 等待它露出水面那一刻, 那张自然微笑的脸。周佳俊去得不晚, 早上8:30便到了江边守候, 不敢离开进食, 生怕错过那仅有的一瞬间, 于是只能守在相机边喝水, 即便如此, 等到近中午的时候, 仍是未能有一张满意的照片。“要么只有尾巴, 要么只有背, 一张满意的照片都没有。此时已经快要下午1点了, 也有点沮丧, 本来想要放弃, 离开去吃点东西。哪知此时, 又听见守在江边的朋友在喊‘又有一波江豚靠近岸边了’,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再等一等, 于是又重新做好拍摄准备, 更巧的是, 居然真的拍到了江豚出水的照片。那时激动的心情, 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

虽然周佳俊的经历从来不像教科书一样中规中矩, 但谈到未来的人生目标, 回答倒有些出乎意料: “未来, 如果我不再从事野外生物探寻的相关工作, 也许我会投身于自然教育中。带孩子去接触自然, 让他们去接触自然界美丽的物种, 增加生物学的知识, 体验野外的运动与生态摄影。”

不过对周佳俊来说, 回归平淡的日子, 可能还很远, 毕竟他还未去梦想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看海鬣蜥, 拍摄世界最大的陆龟, 下海去看双髻鲨。●



生活周刊×周佳俊

野外探寻不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Q: 有时会看到一些非常厉害的达人, 只要看一眼照片就能知道生物的物种、名称, 你在生活中也能非常准确地说出生物的名称吗?

A: 每一个人识别生物的能力, 取决于他熟悉的生物类群。如果对一个类群非常熟悉, 那么就可以比较轻松地鉴定这个类群中的生物。我自己是对中国原产的淡水鱼, 还有有尾两栖类非常感兴趣, 那么只要照片能够体现它的特征, 基本可以一眼看出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个人不熟悉的类群, 实际上还是要依靠大家的互相帮助, 才能鉴定一样生物。一个人所涵盖的信息量不可能如此巨大。

Q: 时常在电视节目上, 看到野外求生类的节目, 观众都会觉得很猎奇, 很新鲜。那么在你的野外探寻过程中, 会有类似的经历吗?

A: 电视节目还是为了追求一定的节目效果。我认为真实的野外探寻, 不应当是纯粹抱着冒险的目的去的, 而是去野外之前, 应当把有可能遇到的意外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害怕迷路, 就要准备一个电量充足, 信号量好的GPS定位仪器。另外还要考虑到, 在野外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极端天气, 会不会遇到下雨, 要准备好摄影器材的防水设备和雨具。如果进山会遇见降温, 就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食物和水都要准备充足。如果山中有可以饮用的水源, 也要准备好过滤设备。前期就要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要刻意地去增加野外探寻的危险性。从前, 我也试过一个人去野外探寻, 现在, 我基本不会这样做, 去野外一定要有伙伴同行。野外探寻不是冒险, 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Q: 野外探寻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A: 通过野外探寻, 我的人生目标得以实现, 譬如我可以拍摄到, 我一直想要拍摄的动物。因为野外探寻, 我也增长了许多专业性的知识, 在其他的领域也可以有所发挥。未来, 如果我不再从事野外生物探寻的相关工作, 也许我会投身于自然教育中。带孩子去接触自然, 让他们去接触自然界美丽的物种, 增加生物学的知识, 体验野外的运动与生态摄影。让孩子们能树立生态观、世界观的同时, 也能够体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快乐, 这也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